

尊敬的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！

昨天跟大家有提到，老法師給我們的教誨飽含他的智慧，還有他人生的閱歷。因為老人家的經教我們很容易拿得到，容易拿到的東西對我們也是一種挑戰，因為太容易，就不容易珍惜了。所以其實順境比逆境還難修，逆境一現前，我們警覺性高，挑戰來了，考驗來了，但是順境我們不會覺得那是一種考試。所以俗話講，逆境磨鍊人，順境淘汰人。而我們的整個成長過程，比方以成德，快五十歲的人，從小成長的環境沒有吃過什麼苦，也沒有下過田，沒有辛勤的勞作過的經驗。就像生長在城市的小孩，你問他白米飯從哪裡來的？他會說從超市來的，他可能連稻田都沒有見過，這就是他成長的背景。除非是非常有心的父母跟老師，能夠在很多機會點去引導孩子，不然他怎麼懂？

所以在《貞觀政要》裡面有一篇記載，唐太宗先生怎麼教他的孩子的，這篇裡面提到了，太宗跟孩子在一起吃飯，就問：「孩子，你們知道飯嗎？」就是飯怎麼來的，就開始引導他們。吃完飯，出門了，騎馬，「你們懂得馬嗎？」接著就跟孩子說了，「馬雖然服務我們，也要善待牠們，你不善待牠，牠會跑掉的」。其實不只是一要善待馬，要善待人。就像現在富貴的人家都會有請保姆，父母怎麼對待這個保姆的，影不影響小孩？你看一天當中有多少個機會點。接著同一天剛好要坐船，太宗又問孩子了，「你知道水嗎？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。藉由乘船的時候提醒這些皇子皇孫，要善待百姓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孟子說的，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」。其實不只是治國如此，治團體亦如是，一個團體

有沒有凝聚力，看這一句就知道了。領導者，愛敬團體的人，就有凝聚力，「愛人者人恆愛之，敬人者人恆敬之」。結果走累了，在樹下休息，太宗又問：「你知道木嗎？」木頭。接著又引導孩子，木受繩，那個繩墨，木受繩則直，后受諫則聖。不可能有木頭長得直直的，一般在大自然，它會有一些小幅度的彎曲，透過墨繩一彈，再把它鋸下來，木受繩則直。后受諫，一個王者能接受勸諫，就能成為聖王。

所以事實上，會不會引導、會不會教差很多。但是當父母、當老師也是要透過學習，我們才懂得更深入、更廣。人不學不知道，人不學不知義，不只孩子如此，其實在五倫大道當中，這些道理，沒有機會去深入經典，讀到博士也不一定懂。所以《朱子治家格言》講得很懇切，「祖宗雖遠，祭祀不可不誠；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」。這個經典重要，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提到，「法者，萬世生靈之眼目」。佛法、正法記在經典裡面，能深入了，才能判斷是非、善惡、邪正、利害、真偽。不會判斷，現在社會的誘惑，比起五十年前，比起一百年前，那不知道大多少倍。現在還不教，你說現在的孩子，他的人生能抵得過這些誘惑嗎？

所以了凡先生這部《了凡四訓》，我們用心的去念，感覺他老人家非常非常的慈悲。而我們有一位漢學院的同仁，他是畢業了，還留在我們漢學院服務兩年。他深入去研究了凡先生的家庭，發現到他的爸爸、他的爺爺、他的曾祖，都是預知時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這一部《了凡四訓》，可不是只有了凡先生的功力在裡面，他整個家道，你看幾代人都是預知時至，教出來的後代，這是寶典。好像日本人對這部書特別推崇，反而我們自己中國不夠重視，華人不夠重視，就很可惜了。

所以他這一段，「法者，萬世生靈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

參贊天地？何以裁成萬物？何以脫塵離縛？何以經世出世？」沒有法，我們根本沒有出輪迴的機會；沒有法，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在哪裡；沒有法，天地人三才的人會活成什麼樣子？我們俗話都說「虎毒不食子」，但是人現在一年的墮胎數相當驚人，以人身行畜生事，甚至是以人身造地獄業。墮胎是地獄業，更何況現在很多未婚男女，那不是墮一個、不是墮兩個而已，我們看了真是心痛。

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，我相信，中華兒女沒有人沒有聽過阿彌陀佛這句佛號的，他沒學佛都聽過。這句佛號可不容易遇到。祖先都有傳承儒釋道，可是我們也看到，學了佛法還是抵不過這些誘惑。所以我們的炎黃子孫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東土難生，都有分，但是還在造地獄業，太可憐了！怎麼醒過來？得要有人把道理給他講明白，總在遇緣不同，他遇到的緣殊勝，他就能醒過來。

而我們冷靜想想，現在的人有沒有煩惱？我們說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」。其實現在人身心能夠很健康的不是太多了，或多或少都有身心上的障礙。他有身心上的障礙就有需求，只要我們很有耐性，又能夠體恤他的狀態，應機跟他交流、引導，甚至是先表演給他看，讓他生歡喜，讓他生信任，讓他感覺你的言語都是為他著想。我們佛門有教導，「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」。他現在忙著賺錢，你要跟他說死生事大，它不一定相應，他甚至於覺得，還誤會了，你是不是咒我？但是經典裡面可不可以幫助他把事業經營得穩定、經營得更好？可以，這剛好跟他相應了。

所以我們說法要契理，還要契機。可是契機得先放下自己，去感受對方，才能契機，不然我們就會落入我見，我覺得應該給他講什麼，我非講到他接受不可，有時候變成講到最後，他一看到你來，趕緊躲開了。最後我們的結論是真沒有善根。那到底誰沒有善根

？這個還很難講，我們這個蓋棺論定，不能下得太快。

所以老法師有一句法語很重要，「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諒解，決定要回過頭來反省自己」。當然這一句話老人家是說社會大眾，其實延伸開來就是我們接觸的一切人，包含我們自己的家人、同事。要回過頭來反省自己，反省就是開始覺悟，發現自己的過失，立刻就要痛改，改正自己的過失叫真修行。老人家這段法語很精彩，在「菩提心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」。這一個專題開示，成德應該聽了有三百遍以上。從一開始聽，這兩個小時太重要了；聽到一百遍左右，這每一段太重要了；接著繼續聽下去，這每一句太關鍵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的大眾學習不能學一遍、兩遍叫學過了，我們的根性得重複學習。老法師曾經說過，一片光碟可以開悟。有沒有人試過，看一片光碟一直深入？我也曾經遇到有同修問我，他說想參考成德講的這個光碟，他就說：「那我一片，老和尚說一片要看三十遍，你看我是不是看三十遍好？」我就跟他說：「你假如看到第三遍想吐了，就換下一片。」你看法無定法，假如你看到第三十遍還有味道，你還可以再看，沒關係。

當然，這些同修很有善根，為什麼？因為老法師說的，他們就很肯這麼做了。但是成德是有點擔心，看到你一看到我的人你就害怕了，這樣怕會有反效果。所以為什麼法沒有定法？得看實際情況。我聽說還有同修，把這個「幸福人生講座」放給四歲、五歲的孩子看，還說孩子很喜歡看，我確實還是有點擔心。因為那裡面內容有時候會探討我們怎麼教育小孩，我們現在當老師、當父母的是不是有哪些不妥，它那個受眾應該主要是成年人。你哪怕是十四五歲的青少年，你也要父母陪伴。甚至於父母的心態很好，當孩子聽到說父母有這個不妥，父母的心胸寬大，「對，爸爸是做不對。你的緣比爸爸好，爸爸在你這個年齡沒機會學。我們一起學習，爸爸一

定用心去改」。

心態對了，事事是好事，沒有壞事。哪怕我們以前做錯事了，也不是壞事。法是圓的，正法是圓融的。我們祖先留了一句話給我們，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。所以不要去擔憂曾經犯過的錯誤，重要的是我們以正確的心態去面對它。很可能過去的錯會成為供養別人的資糧，因為我們浪子回頭了，我們侃侃而談，可能犯同樣錯的人就醒過來了。

所以像劉素雲老師，她曾經得過紅斑性狼瘡，她一轉過來，她到醫院去勸這些生重病的人，人家很容易接受。成德去勸，可能講幾句話，讓他沒有感同身受的感覺，他可能回我一句，「你講得很輕鬆，你又沒有得過」，我可能就接不下去了。

所以每一個人的人生的緣不一樣，但是只要覺悟了，就沒有壞事了。重要的是我們得趕快覺悟，覺了，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《金剛經》開頭：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」你看都是日常生活，是不是佛法？是佛法，覺了，穿衣吃飯都是佛法。所以佛門有食存五觀，他吃飯是用覺性在吃，是用菩提心在吃，念眾生恩、念施主恩；迷了，那吃飯就增長貪心了。

所以老法師講經的時候常常引禪宗的一句話說，「你會麼？」我們會不會修？其實會修就六根接觸六塵境界都是生起菩提心、生起正念。其實怎麼修？也是昨天跟大家說到，老法師強調最多次的那句話就是最重要的。我們昨天舉了一句，「落實在生活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之中」。其實這一句我們能落實，就會修了，就入不二了。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應酬是念佛，處事待人接物，沒有一樣不是念佛，他不二了。不是佛法不離生活而已，佛法就是生活！不離，那還是二；就是生活，那就不二了。

所以老人家重複最多的話我們要高度重視。其實說實在的，每

一句都是指導我們會修行，只是成德舉的是頻率比較高的。還有一句大家一定很熟的，「六根接觸六塵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就是會修行了」。老人家還有補充，「不起心不動念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再修，那個是法身大士，我們先帶業往生」。那我們就要在六根接觸六塵的時候，能夠觀照到有沒有分別執著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這個念頭執著了，「阿彌陀佛」，馬上把它打掉了；這個念頭有貪了、有瞋了，趕快「阿彌陀佛」，不能讓它相續了。

老法師講到，「我們修行要放下控制的念頭，放下佔有的念頭，放下對立的念頭」。我們要去觀察老人家講經，他老人家不是照本宣科，他是娓娓道來，都是他真實下功夫的心得。那我們在從事教育，我們跟孩子開解的每一個故事，「二十四孝」，是不是我們也是自己落實了孝道，跟孩子娓娓道來，頗有感觸。甚至講到自己自自然然流下淚水，當下孩子的心很單純，馬上感覺到你的孝心，他的善根也被你的淚水帶動起來了。

其實成德是特別懷念自己教小朋友的那二三年，我現在回想起來，都覺得他們可能是極樂世界來度我的，不然怎麼會這麼巧？比方說，我自己家族超過一半以上都是教書的。那很奇怪了，我的時間還沒到，都沒想過要教書。連聽了老和尚講經了，都覺得教育很重要，還是沒生起說要去教書。結果很幸運，剛好我要換一個工作，正準備要去做有機農業，差點就做了農夫。其實現在也是農夫，我們現在從事教育，也是在學生、小朋友的心田耕作。當時候，本來打算去住一個禮拜，後來住了七個月，把心靜下來了。剛好在關山，台東關山，旁邊就是池上，這個池上米很好吃。昨天提了鳳梨酥，還有太陽餅，應該再提提池上米。我在那裡的七個月胖了五公斤，我這一輩子胖最多的就是吃池上米。結果我待到五個月的時候

，突然當地有一個學校，有一個女老師生產了，要有兩個月的產假，要找代課老師。結果那一年調整政策，本來是高中畢業就可以代課了，那一年要大學畢業才可以代課。結果大學生都到西部去賺錢，我這個西部的人跑到東部去了，這找不到人，我推也推不掉。

所以昨天跟大家說，很多因緣很奇妙。我們漢學院沒人手了，英國法令剛好今年規定，當屆畢業生可以留下來工作兩年，一下子我們的人手才勉強撐起來。大家想想，你說這英國法令又不是我們能夠主宰的，怎麼會這麼巧？

所以那一年剛好政策調整，他們來找我，我推了，推不掉，硬著頭皮去教了。七個小朋友，一年級的，我很怕把他們弄傷了，都小小的，都是我們原住民小朋友。結果，這時候我記得我媽媽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說：「不要擔心，想當年我教的班級六十多人一班，你才七個人，小case。」馬上從高雄趕到台東支援我。後來教了第一天說：「現在的孩子很難教」，每一個孩子，用我們閩南話說的，「果然有來歷」，果然都是有來歷的，七個比她六十幾個還難教。

所以看到大家從事教育，成德是打從內心敬佩大家。我們佛門說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。教育是良心的事業，是責任的事業，責任重大，不只照顧他的慧命，還要顧及他的安全，所以滿重的責任。

結果我教第一個禮拜，剛好在走廊上看到一些螞蟻，路旁螞蟻死了，我就蹲下去把牠埋了。剛好三個學生看到了，他們就蹲下身來，「老師，你在幹什麼？」我說：「老師在埋螞蟻，入土為安。」他們這時候聽我講話的表情我都還記得，就點點頭，眼睛瞪得很大。說實在的，我那時候的心裡說，聽懂不懂？結果隔天我又走在走廊上，看到三個小朋友蹲在路旁，我就蹲下去說：「你們在幹什麼？」他們回過頭來看著我，很認真的說：「老師，我們在埋螞蟻

，入土為安。」

那一刻我眼前真的是光明，因為我們在成長的過程，父母給我們的表演就是一個義字，從來不談利。我父親兄弟姐妹五個人，從來沒有因為錢這件事傷過和氣。包含爺爺奶奶的事，父親都自己就處理了。最後弟弟妹妹說：「大哥，可不行，不能都是給你盡孝，我們也得盡點心。」所以好像也不習慣去談錢。所以我的同學很喜歡跟我出去吃飯，吃飯叫我去跟同學們說AA制，這個講不出口，我都會自己去把錢付掉。這個不是我的善根，這個是父母就是這麼給我們表演的。所以成德說，這一生最幸運的兩件事，第一個就是做了父母的孩子，第二件事就是遇到師父上人這麼好的老師。所以人生已經賺翻，沒有什麼遺憾的了。

既然已經很滿足了，接下來要報恩，知恩報恩，活一天，為佛法、為眾生。為什麼？因為做這個事父母高興、師父上人高興。所有曾經，尤其成德這十多年，多少人幫助我們。在馬來西亞，有一次有一個老太太，八十多歲了，坐著輪椅，到我們接待室，拿出一筆錢。錢雖然不算很多、很大，她把她全部的積蓄都拿出來，那個錢幣堆得一盤。錢幣堆起來，我們看了很動容，她的孫子帶她來捐的。你說這怎麼回報？這只有用真心才能回報，不然報不了。就像兩文錢的故事，這位女子兩文錢捐了，住持，「非老僧親懺，不足報德」。這個故事跟我們也很有關係，自己走在這條路上，多少有緣大眾的支持，在我們可能有點低潮的時候，都是因為他們的真心鼓舞了自己。當時候我們在廬江的時候，不知道有多少長者、老人都把我們當親生孩子一樣。各地好東西我們都吃得到，煙台的蘋果、大連的櫻桃，這個都是頂級的，都寄到廬江給我們吃。這個物品背後的那一分心，我們要放在心上。

所以這三個孩子的這個，我們一講他就能學的態度，讓我覺得



當老師太有意義了。因為我在社會摸索的過程，好像不少的動機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情，我好像提不起那種動力。我曾經也在商業界走，也做過top

sales。後來我有一個初中同學，初一就同學了，現在算一算，那也是三十六年的老朋友了。他後來有一次跟我說：「你就根本不適合做生意」，他說：「你就像個老學究。」我當時還不知道學究是什麼，最近讀了一本書很好，叫《村學究語》，原來是指這個私塾老師。其實同學那麼小的年齡，特別了解我們的，那種年齡不怎麼包裝的，念了大學，出了社會了，比較會包裝自己了。那種年齡的朋友，每一次見面都很親切。

結果這三個孩子的表情、的受教，讓我那一天就決定了，我回去我就要考老師了。後來就順利考上了，教了兩年，看到的現象不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覺得老師的責任就是培養好下一代。可是看到這個情況，自己也覺得很不安。因為有老人家的經教，知道了是缺倫理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可是自己也缺，所以就辭掉工作，到澳洲淨宗學院學習。

其實我是聽了老法師有一片光碟叫「五年後作真菩薩」，聽得我慷慨激昂。然後老法師說，肯發心來的，沒關係，我們上下鋪，都可以讓他擠進來。我就去了。不過這裡面有一個小插曲，就是當時時候要去參加佛學講座，是六月初還是六月中就要到，可是我是六月底才帶完班，才能報名。然後主辦單位說那不行，你得要準時到。我說那沒關係，我等下一期吧，還是把這個班帶完。結果我還沒去，就有人幫我去跟當時的總幹事說了，說完之後，總幹事批我可以去參加。

所以我們的人生常常都會遇到什麼抉擇？義跟利的抉擇，你到底是選擇義還是利，但是那個抉擇之後的人生就不同路線了。其實

成德做top

sales的時候就遇到義利之辨了，我看到我的業績不錯，可是上課很貴，上完課的人沒有真正解決他的問題、他家庭的問題，這個錢我賺不下去了。就因為賺不下去了，就有同事送我老法師的錄音帶了，他當時候還說是一個大陸人講的。那時候只有錄音帶，還沒有C D、V C D。我就以為這位法師是在大陸，哪知道我在聽的時候，老人家還在景美圖書館，後來我知道的時候老人家已經在新加坡了。但是那個錄音帶一聽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好像這個成語用錯了，欲罷不能。大家看得出來我的中文不是很好，用錯了，修正一下。欲罷不能，所有這些人生的疑惑，隨著每一片光碟慢慢消除了。因為師者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我們心裡還有惑，我們怎麼去幫學生解惑？自覺才能覺他。

結果去了澳洲前前後後五個多月，但是因為簽證的問題，還是留不下來，我又回來了。但是工作已經辭掉了，繼續考。可是我回去的時候離考試還比較遠，我一個師資班的同學跟我說，我們學校缺一個老師，缺一個學期，因為他的老師教書四十年，最後半年他說真的教不下去了，提早退休了，叫我去帶那一個學期。這個班真的不簡單，四大天王（大家不要誤會是劉德華），真的不容易帶。所以那個學期帶下來，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，是佛菩薩來鍛鍊我的，那個帶班very exciting，非常刺激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常常要背英文單字。

怎麼形容這種刺激？就是有一天有一個學生很乖，一個男孩，非常乖，他就跑到我講桌旁邊，笑著說：「老師、老師，我們班那幾個最調皮的同學，他們說，來到學校都想說，今天老師不知道要出什麼招了。」他是笑著跟我講的，我聽完之後冷汗直流，因為我每天來都想說，今天不知道學生要給我出什麼招了。所以能夠帶下

來，沒有佛菩薩加持不可能的。大家要知道，我們自己有業力，我們有習氣，學生他也有業力。再來，不只他的業力會起作用，整個社會、他整個家庭的業都會影響他。現在頭號魔王，手機，你看連大人都抵不過了，小孩怎麼抵得了？所以現在孩子，我們真的要更有愛心、更有智慧。但是換另外一個角度，也是因為孩子的這個狀況，把我們的道心更加的堅定了，把我們教學的能力、功夫更加的鍛鍊出來。其實老法師說，愛人就是愛自己，自他不二。我們這樣在勸學生的時候，事實上受益最大的還是自己。老法師說：「我講經幾十年，別人有沒有受益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把我自己勸明白了。」

後來終於這個班帶完了，送他們出校門，親自送他們出校門。走著走著我就看後面有一個男孩，他是四大天王之一，後來我讓他當班長，那個轉變還是滿大的。我看他好像表情有點不一樣，是在哭了，我以為他怎麼了，我就停下來，我就過去，我就牽著他的手，「你怎麼了？」他馬上喊了幾聲，「謝謝老師、謝謝老師、謝謝老師」。

所以剛剛跟大家說，我說這些孩子真的是極樂世界來度我的，因為成德畢竟是一個剛教學的老師，學生給我們的這些反饋，對自己一生走教學的路是很大的鼓舞。包含把他們送走了，回到教室，一眼望過去，已經是離開學校了，怎麼還有一個桌上有一本筆記本？這麼巧？我就走過去，奇怪了，出門的時候怎麼沒有檢查到？我就把這個筆記本拿起來，這是誰的？一翻，一位女同學，她把我在講課當中，課本沒有的，范仲淹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記下來；提到孔明，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。她把我課本以外講的東西都記下來，讓我感覺是有學生能受教的。

我們聽老法師講經，老法師說，你辦一個念佛堂，有一個往生

你就賺了。同樣的，我們教學，真有一個孩子成就了，我們就沒白教了。一個成為范仲淹，以此功德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也是能往生的，所有善根心心迴向，願生極樂世界。

所以也深深感覺，真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來成就自己的。到底這個人來鍛鍊我什麼、來提升我什麼？這個事是來讓我突破什麼？所以老人家常常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其實這個也是會修的表法。我們剛剛說，哪一句經教是教我們會修行？其實都在教，問題是我們得趕快會。善是善根，財是福德，所以善財童子表的就是當生成就的人，他當生就成就了。所以當生成就最明顯的例子，《法華經》龍女八歲成佛，再來就是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。而每一個要求生淨土的人都是當生成就，所以諸位同道，我們都是發了願要當生成就，今生不將此身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

我們的目標非常好，當生成就，了脫生死輪迴。而佛經的提醒重要，我們像不像善財童子？像了才能當生成就。菩薩表修德，佛表性德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四大菩薩表修德，大願，地藏王菩薩；大悲，觀世音菩薩；大智，文殊師利菩薩；大行，普賢菩薩。菩薩表修德，那誰是地藏菩薩？誰是觀音菩薩？誰是文殊菩薩？誰是普賢菩薩？我們要先是地藏菩薩，才能夠帶領孩子學地藏菩薩，我們不只要給他講《地藏經》的故事，我們的身教也要落實地藏菩薩，那孩子就學到了。所以老法師在「十年因緣」裡面提了，他跟隨李老十年，老人家處事待人接物、應對進退，都是他的榜樣，都留在了他的心裡，是他一生的寶藏，甚至是鞭策他一生的動力。

所以地藏菩薩是開發心地寶藏，不從地藏菩薩的表法入門，心地的寶藏開不出來。孔子也呼應了這一點，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」。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我這時候讀到《孝經》這句話，高興得在家裡面轉了好幾圈，我終於找到教育的本，我

總不能當一個捨本逐末的老師，不能當一個本末倒置的教學者。

所以心地的寶藏要靠孝養父母、奉事師長，它就可以打開了。但諸位老師，法沒有定法，一般的狀況是孝親尊師打開的，可是你假如遇到一個孤兒呢？那能不能跟他說，孝順父母，你的善根就能打開？他一聽很不高興，他們都把我拋棄了，我見都沒見過，你叫我怎麼孝順他們？這個時候他的緣不同。所以這個法無定法我們得去體會，孝親尊師它更深的是什麼？知恩、報恩，是每一個人性德本有的。我們看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念本師恩、念父母恩、念師長恩、念眾生恩、念施主恩，都是念恩。那給予他恩德最大的很可能就是孤兒院的院長、孤兒院的老師，他不是你親生的父母，但是他卻愛你超過親生的，他的感恩心也會起來。所以這個應機說法其實跟我們關係很大的。所以我們在聽老法師講經，老人家在教學，他講的理，他用的心境，我們體會到了，一拉回來，我們馬上就可以用，可以自受用，可以他受用，用在教學上，孩子就得利益了。

剛剛一開始有跟大家提到太宗教導他的小孩，我們昨天還提到「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」，所以太宗是父親，可是他那一天在這麼多機會點都懂得引導孩子，他也在作之師。甚至於他在吃飯的時候，他不只是作之師，他碗吃得乾乾淨淨，他也在以身作則給孩子看。所以教育不會離開三個範疇，言教、身教，還有境教，因為環境隨時在影響小孩。

所以曾經成德在南京居美馨教育中心，有去分享一個課程，叫「做孩子一生的貴人」。這個因緣也是非常感謝我們居美馨，他們很用心，都堅持十幾年了，尤其暑假都辦教師培訓。那一年來了一百多個校長，還有幼兒園園長，在大陸叫一把手工程，都是負責人。成德也從這一句話體會老法師說的，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因為自己曾經起了個念頭，我父母都是台南師範學院畢業的，這麼

多親戚都是老師，覺得教育界對我挺有恩德的，有沒有機會可以跟教育界的人做供養？這個念頭起了，沒有多久這個緣出現了。結果去的時候就想要講什麼題目，就想到這個題目了。一個校長，這個學校的教育方針是他在抓的，他可以影響多少孩子？每一年都會有畢業生，每一年又有小學一年級要進來，或者初中一年級又進來了，很可能經過他手上的學生幾千人都有。一開始也跟這些教育界的同道說道，做孩子一生的貴人，做，什麼時候在做？是我們上了講台、是我們上了司令台才在做嗎？我自己的經驗，我念初中的校長，蔡振麟校長，有一天我要去學校打球，遠遠看到校長的身影，在校園裡面撿垃圾。你說從那一刻我會去丟垃圾嗎？當然我本來也沒有丟了，就是說這個感動太深。

什麼時候在做？其實我特別感謝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家庭教育，沒有這個機緣，父母的恩有多深自己不知道，稀里糊塗的。講著講著，回想很多情境；講著講著，原來都是父母的身教影響，沒有父母的身教，我們不會建立這些價值觀。有機會回到家，因為這十幾年都在外面比較多，我媽媽有時候看著我說：「你有時候是三過家門而不入。」當然那個我們還差得遠，就是說常常回家蘸醬油，蘸一下醬油，可能就走了，這個也要很感恩父母對自己的支持。但是課程裡面講到的，有時候跟父母講，他都不記得了。他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，他根本沒有注意到孩子在看、孩子在學。其實父子連心，父母跟孩子連心這是天性，只要我們保持住了，我們的起心動念、我們的心境都在影響孩子，一言一行都在影響孩子。

所以跟他們這些同道講，什麼時候做？當父母的什麼時候做？當老師的什麼時候在做孩子一生貴人？當企業家、當領導者、當幹部，什麼時候在做？我曾經遇到一個廣東的企業家，他的一番話我

印象很深。他說：「我們企業家對於國家的貢獻，就是我們繳了多少稅金嗎？假如我們的員工從鄉下來到城市，他們賺到了錢，結果染了一堆習氣，夫妻也離婚了，難道這真的是我們的貢獻嗎？我們沒有責任把我們的員工好好帶好嗎？再多的錢能買回員工幸福的家庭嗎？他的孩子的一生很可能就走到歧路上去了，這都不是錢能解決的。」所以山西有一個企業家李董，他說他辦企業二十年，沒有一對夫妻離婚，我說我向你致敬。他自己夫妻帶頭，他重視傳統文化教育。他的母親就是學倫理道德的，所以這個企業家一看像個教書的人，不大像做生意的人，他有他的家教。

所以老法師講經的時候說，他的小學是在建甌念的。我聽了很高興，為什麼？建甌在福建，我們都是福建人。攀點關係，都是福建人。我們老人家還在福建待過好多年，這個功德福建人修到了，福建的整個社會風氣影響了老人家。請老人家出家的是福州人，三個月的時間九次請老人家出家。大家要記住，這個是六十多年前，從北部坐車到台中，三個月坐九次，真是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我說這個功德也很大，也是福州人修到了。

再看這個《九十年譜》，就感覺萬法因緣生，一個人都是他所遇到的整個人事境緣，他才會成就他這樣的人生觀。老人家第一個出生在廬江，老人家只要不是出生在桐城派的地方，老人家就不可能有那個基礎了；假如是在上海，上海已經沒有私塾了，在都市都沒有了。桐城派，清朝儒家最興盛的地方，老人家誕生在廬江金牛鎮。再來，又到了他姑媽家住，體會什麼叫大家族。沒有親身體驗過，怎麼知道它的殊勝在哪裡？成德自己只能想像，就在那一二歲的時候，在那個四合院，還有曾祖母躺在床上，我過去：「阿祖。」「你真乖！」馬上就拿糖果給我吃。我只有這樣的記憶，那種大家族的生活的記憶，我們基本上想不起來了。可是你看老人家那時

候到他姑媽家，所以老人家才說，我們整個文化承傳的載體是靠家族。

可是現在家族慢慢都式微了，我現在只要遇到兄弟姐妹還住在一起的，我說拜託拜託，你一定要繼續保持下去，最少要三代同堂。三代同堂太好了，那個教孝道自自然然。什麼時候教？每天都在教，水果買回來了，好東西拿出來了，一定是先給爺爺奶奶吃，那這個小孩就會覺得天經地義，這不用教了。現在住在都市裡面都是兩代人，這個要教孝得很用心。

三四歲在大家族，小學又在建甌。老人家說福建都祭祖先，祠堂裡面都立了一個牌位，「天地君親師」。其實這五個身分就是能生，能生我們的生命，是能成就我們的。五個恩德最大的，第一個，天地養育我們。第二個，君，我們現在看好多地方在戰爭，民不聊生，生活在恐怖當中，所以有安定的國家，這個是恩德。但這個君他延伸開來，所有保衛，甚至於讓整個社會安定，我們說警察、軍人，這些都是；為了整個公共安全的公務員，我們被照顧，不能都視為理所當然，颱風天他還去幫我們拉掉下來的電線，人家都冒著這種風雨。

所以一開始跟大家說，順境不好修，都被照顧得好好的，不知不覺就覺得應該的。法寶太容易拿到了，就明天再聽，反正很方便。明天再聽、明天再聽，一年就過去了，兩年就過去了。「何不於強健時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」不少人真想用功的時候，身體不聽使喚。成德也看到一些長者，接觸佛法幾十年，操心的事太多了，放不下，每一次進念佛堂要念佛，就開始打瞌睡了。所以學佛，老和尚的法語，「看破放下」，不能瞎操心。結果後來年紀大了，老年痴呆了。假如他在三十年前就開始好好念佛，業障一消掉，就不會這樣了，但是現在現前了，他想用功沒機會了。他有沒有那個



福報？他有，他沒有放下，他沒有珍惜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這句話我們用心體會，「宜各勤精進，努力自求之」，「當勤精進，生安樂國，智慧明達，功德殊勝。勿得隨心所欲，虧負經戒，在人後也」。都明天再說、明天再說，最後幾十年就被我們耽擱過去了。

老人家就提到，你看君，天地君親師，所以我們作之君、作之親、作之師要做得好，也都是這三個精神我們都要展現出來，才能把領導做好、父母做好、老師做好。

也會請我們的同學發一些學習參考的鏈接給大家。我們每一次要講課的主要的，那個是學習資料，其他，因為我們課程結束，每個禮拜課程結束，有談到的一些相關的老人家開示、相關的課程，是提供大家參考，大家有時間再聽。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都得化整為零，想說整把整把時間聽比較難。我記得我一開始學佛就沒有整把整把的時間聽經，見縫插針，吃飯的時候聽經，開車的時候聽經。上下班是一種享受，一上車，師父的經就伴隨著我們上班的路途，上下班。三餐，假如中午在學校吃，就聽不了了，最起碼早餐、晚餐。

這個君親師的鏈接會發給大家。我要先跟你們說一下，不然一發，這麼多，把大家給嚇退了，下個禮拜沒人來了。大家不要緊張，Don't worry, be happy，大家有空再聽就好了。

所以老法師他能成就這樣的胸懷，他這樣的文化基礎，都有他成長的每一個因緣促成的。所以老人家很知道因緣所生，所以每一個過程他都特別感恩。我記得二〇一九年，老人家在極樂寺講了好幾次，我們趕快回香港。大家尊重師父，然後又覺得好像那時候的情況還有其他的考量，就有點為難，但是又看師父一直在提醒要回香港。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我說：「師父，你要回香港，你是有什麼事嗎？」大家有時候太恭敬了，沒有問，我就斗膽問了一下。

其實我們跟善知識不要敬畏到不敢問，善知識很慈悲的，有問必答。而且善知識就像《禮記·學記》裡面說的，「善待問者如撞鐘」，就像撞那個鐘一樣，你叩之大則大鳴，你叩之小則小鳴，你不叩他就不鳴。所以誰的功德很大？阿難尊者，很多部經都是阿難尊者問的，他一叩就鳴了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就是阿難尊者，「爾時世尊，威光赫奕，如融金聚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裏，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……從昔以來，所未曾見，喜得瞻仰，生希有心」。他就問佛陀了：「佛，你是在想過去佛耶、現在佛耶，還是未來的佛？你怎麼放這麼殊勝的光？」佛經阿難一問高興得不得了，「汝今斯問，勝於供養一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布施累劫」，當來「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」。所以善聽還比不上善問。

結果那一次成德就斗膽問了一下，師父非常慈祥的跟我說：「我們當時在香港，一開始都是很多老同修，一塊、十塊這樣支持我們的，我們得回去。」就是我們香港的道場是這麼不容易，老人家都把這些信眾、這些弟子們，一塊、兩塊這些恩德，他放在心上不敢忘。這個不單是在極樂寺的時候，記得很多年前，在山頂花園跟師父散步，這時候討論到，師父，你現在一年幾個月在哪、幾個月在哪，就在那裡討論，我印象很深。師父講：「不能太久不回香港。」這是很多年前聽的，跟二〇一九年這個就連上了。所以師父真的是把所有同修放心上，所有曾經成就道場的這些護法放心上。

我記得，我一開始可以親近到師父的時候，我跟師父說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高雄，他一定交代我，「你一定幫我跟簡媽媽問好」。高雄第一個淨宗學會，高雄淨宗學會。師父是我們的老師，我們的法身慧命是他給我們的，可是你看他時時，弟子們的付出，護法們的付出，他是放在心上的。所以老人家能說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，那都是他的肺腑之言。所以老人家講課，那都是娓娓道來，都是

他的心境，都是他修學的心得。其實假如我們每個從事教學工作的人，我們跟孩子講的每一句《弟子規》、每一句《小兒語》，都是我們力行之後的心得，那種攝受力是決定不一樣的。

所以老法師的法緣為什麼殊勝？法緣殊勝是結果，原因在哪裡？這個得要我們會觀察才學得到，這個不可能師父來跟我們講，師父他不會標榜他自己，得我們自己觀察。而且告訴大家，會標榜自己的，你得要會判斷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說：「不彰人短，不衒己長。」他會炫己長，你還聽著聽著對他很崇拜，是我們沒有判斷力。不彰人短，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」。真正我們要行菩薩道了，念念為他人著想，我這個話不是我忍不住要想講什麼話，一開口就是為了要利益他人；開口不利益他人，念一句佛多好，「不欣世語，樂在正論」，對自己、對別人沒有幫助的話，講出來還耗氣。當老師要保持元氣，開口神氣散。有時候一天教下來，回到家。所以大家要常常做深呼吸，要做腹式呼吸，要吸到丹田，還要保持元氣。所以我們真的要會觀察，觀察我們自己的師父上人。

昨天其實跟大家有提到，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，時節因緣不等人。成德當時候回到海口，我們那時候推展傳統文化，優秀班主任，《三字經》沒讀過，《弟子規》聽都沒聽過，是那樣的背景。但是當時候政府發文，改善青少年道德教育，有政策，所以我們去推展《弟子規》，教育部門接受、歡迎，時節因緣。所以不是說我們想做就能做，都有時節因緣。老法師去到新加坡說，兩個人護持我，我才能留在新加坡。都是因緣，但是因緣隨時會變。可是當因緣出現的時候，我們看懂了嗎？我們看到了嗎？我們掌握住了嗎？假如沒有掌握住，等因緣過去以後，我們只有留下深深的遺憾。

我記得二〇一九年十月，跟著老法師參加德國祭祖，第一次德國祭祖，來了一千三百多人。很可貴，這個在海外、在歐洲，能聚

這麼多人來祭祖，而且一半都是越南人。其實越南在秦朝就是安南，都是在我們整個大中華的文化圈。我記得隔天要離開了，當前一天晚上，老人家非常慈悲，約來這一次辦祭祖法會的幹部。我們的會長（柳會長），我非常佩服他，他找來的幹部一半是越南人，他感謝人家。照理講應該是中國人出力出得多，可是他的胸懷，他覺得人家越南人能夠這麼同心協力，太不容易了，找來一半越南的幹部跟老人家喝茶。老人家特別體恤人情，也是念著人家辦一個法會不簡單，主動的，「我跟他們喝喝茶」。

後來那一天晚上，剛好成德就跟我們整個法會的幹部一起用晚餐。用完晚餐成德也是提到，這時候老人家是九十三歲了，成德說，老人家已經九十三歲了，而一個僧人他的理念可以推到聯合國，而且給他一個辦公室，這是空前的成就。他的宗教團結、宗教互相學習、宗教回歸經典，這是真正能再讓這個世界走向安定和平的唯一的方法，老人家有大智慧。英國漢學院九十歲辦的，這樣的因緣，沒有老人家的福報跟威德，不可能的。一個僧人能夠在西方的一個公立的大學裡面辦一個漢學院，這個也是空前的。但老人家住世，這些因緣才能夠不斷接續下去。包含現在各地推一條龍，這都是老人家的威德、福報。

結果我講到這，後來這柳會長送我回去，他在車上就說了，他說他以前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像你們這些高僧大德做的事情，他說今天我們這樣聊下來，他覺得他知道他也應該做了。這是他的孝心，總不能讓老人家一生的努力退回去，可不容易可不容易推到現在的里程碑，我們弟子們可要接棒！我們希望下一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辦會議的時候，我們每個團體落實傳統文化，都可以去做報告。我相信老人家是最歡喜的，因為這個時代你光講人家不信了。老人家說他在廬江辦教育中心是被聯合國逼的，現在是信心危機，你講得

再好，理想，做不到，拿證據來。所以為什麼老人家去弘明過後這麼高興、這麼積極？因為他老人家知道，沒有辦一條龍，要出人才不容易，他為蒼生、為天下著急，看到有榜樣了，全力支持他，而且還鼓舞我們的弟子，你們要趕快辦我才住世。所以現在請佛住世是我們每個弟子的責任，不是用感情，要用依教奉行。

非常感應，柳會長在車上跟我說，他知道他也應該做了，隔天早上，老法師就把邀請我們德國淨宗學會去參觀弘明的邀請函給了柳會長。你說這是不是感應？念頭，老法師說一個念頭遍虛空法界。唯一我們淨宗同修代表，到弘明跟著大使們參觀的，就是德國淨宗學會的幹部。感應不可思議，所以機不可失。我們德國淨宗學會，疫情前還沒有辦班教學，他們剛成立不久，可是疫情發生了，他們到現在已經辦了八九個班，都在線上教學。所以事事無礙，境界不是問題，有心，什麼問題都慢慢可以克服的。

而不止上天給我們寶島機會，這機會還在，成德覺得，上天也給我們香港很大的機會。老人家，我記得在澳洲，二〇〇五年三月，剛好成德去分享弟子規與佛法修學。我那時候還很掙扎一件事情，因為跟老人家住在那個Highfield，我每天都在掙扎，我是要備課還是要去陪老法師散步？所以我也很放不下。幸好我抉擇對了，我都去陪老人家散步了，老人家每一次娓娓道來，妙語如珠，我馬上就有靈感，不然都緊張到不知道要講什麼，幸好做對抉擇。就在那幾天當中印象非常深，老人家走啊走啊，突然停下腳步回頭看看我們：「澳洲是這個地球上的淨土。」我也有這個感覺，因為我第一次到澳洲，出了那個機場，藍天白雲，那個樹都很大很高。我說好漂亮，好像都是那種油畫裡面看到的風景，好像每一個景都像畫一樣。接著師父說：「雖然是人間的天堂，可是現在眾生有難，我們也得下去。」

老人家主要是在香港弘法。其實成德自己的感覺，老人家在香港，整個全大陸的同修們心安，老人家離我們這麼近。再來，香港畢竟是傳統文化斷了比較久的地方。再來，香港造的業不輕。所以我曾經聽老法師講經的時候說，哪裡苦難最多，佛菩薩在那應化的也多。而現在的時節因緣，香港大力弘揚傳統文化，會給整個大陸很大的帶動，這都是黃金的時節因緣。老人家還住世，都在護持著我們。

而大修行人他的時間是有限的，這句話我是聽黃念祖老居士說的。我們今天學聖教，要用孔子教我們的方法，舉一反三，要用顏回的學習方法，聞一以知十，一定要做這個轉變，不然我們就會學成學術的佛教。老法師曾經說六種佛教，只有一條路是對的，學術的佛教研究佛學，不是學佛，解決不了輪迴的問題。可是我們那個知識性的慣性，也得我們有覺照去把它轉過來。我自己也轉了很久，到現在還沒完全轉過來。為什麼？從小背東西幹什麼？考試，變考試機器了，習慣了，一遇到經句，不懂得用心領悟，只是把它背起來，不得受用。慢慢慢慢透過老人家的教導，懂得去感悟、去用心。

黃念老說大修行人的時間是有限的，他舉到了，夏蓮居老居士為什麼晚年要編《淨修捷要》？他時間有限，他為什麼要這麼做？為什麼要編《寶王三昧懺》？這《寶王三昧懺》還沒有最後定稿，夏老走了。黃念老在寫這一篇跋文寫到，雖然不是十五的月亮，也是十三、十四的月亮了。我們現在想想，夏老編《淨修捷要》，他早就看到了，看到我們未來的眾生生活不容易，每天很忙碌，你叫他每天可以一個小時來讀經，幾個人做得到？但是他老人家把五經一論的精髓，禪、密、教這些精華都含攝在三十二段經文。我們肯隨文入觀，精華每天都在薰習，可是假如我們沒有感覺到他的苦心

，這個東西我們就不夠珍惜了。

弘一大師為什麼編《格言別錄》？明明就有《格言聯璧》了，他為什麼還要挑？他是大修行人，他看到我們未來沒有大家族的鍛鍊，人情世故認識得不多，他挑那個最重要的提醒我們，不然我們什麼時候得罪人不知道，好心辦了壞事，不知道。

祖師的表法要看懂，你看廣欽老和尚禪宗開悟的，人家請教他老人家，怎麼修行？「老實念佛。」他為什麼不教他學禪？這些表演我們都要看懂。印光祖師為什麼一再強調敦倫盡分？假如我們佛弟子沒有敦倫盡分，表出來的法會讓社會大眾不認同佛教，這樣我們會以身謗法。提很多次的就是最重要的。

老法師在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九號到馬來西亞過年，這時候身邊弟子也怕老人家舟車勞頓，九十四了，但畢竟孝順，老人家堅持。結果在馬來西亞馬六甲過春節，這時候還跟徐醒民老師通了電話。那個電話也是讓我們終身難忘，那個年代的讀書人開口就是民族，開口就是天下國家，沒有為自己想，這個都是長者給我們的身教。而且老人家一直強調，「要來，華僑那麼支持，不忘這個恩德」。

我印象中，你看孫中山先生這時候要推翻滿清，很大的力量來自哪裡？來自東南亞華僑的支持。而且他們那個時候辦學校，辦華文學校，那個名字都是「尊孔」，一聽就知道，這弘揚中華文化的學校名字。那些老人家很令我們敬佩，這個講起來，得最少最少要給我半個小時才講得了，到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。馬來西亞有一千二百多所華小，華文小學，獨中六十多所，那是海峽兩岸三地以外一道文化的風景線，歐洲這麼多國家，一所華小都沒有。這不是偶然，這是結果，原因在哪？原因是努力過來的，每一個馬來西亞的華人拿到薪水，一定有一份支持華文教育，他心是放在我民族文化的傳承，所以那都不是偶然的。

所以老人家他已經九十四了，他還堅持去馬六甲，我當時也不理解，也怕他老人家太累。現在我看懂了，老人家這一趟去完，整個幾十個淨宗學會響應老人家，重視一條龍，所以各地都在依循老人家的教導。他們還把老人家有關一條龍的這些開示會集起來，他們每個做法都是按照老人家教的，按照《養正遺規》的，對古法一點都不懷疑。結果就是因為馬來西亞的同修們這麼積極響應，連開全國淨宗學會聯誼，來的都是會長跟幹部，主要探討怎麼落實一條龍。後來聯合會錄像下來了，我們發到歐美給同修們看，結果歐美的同修都被帶動起來了。所以老人家去馬來西亞，現在看懂了。

他們教下來很有效果，三天，《大學》背起來了；七天，《中庸》背起來了。還有美國的同修，本來打算到馬來西亞去學習，過不去，疫情，就這樣靠線上指導，一年提升很大。我們老祖宗的方法好，我們自己沒有經歷過，這個信心有時候還不一定足，這些老師們一做，很震撼。最近有一個同仁，我跟他認識也十幾年了，他現在也投入了，跟孩子們在一起。一個月的時間，每天孩子起床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是他們煮的，整個環境都是他們打理的，然後就讀經，也有聽經。一天十幾個小時下來，孩子們都很快樂、很歡喜，他親眼看到了，很和樂，像一家人一樣，他自己也很感動。他還沒去以前還說到，這樣孩子會不會覺得煩？學那麼久？他自己都打個問號。所以為什麼說現在要做出榜樣？不然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做過，我們心裡也會有嘀咕。

當然每個地區的因緣不一樣，可是我們那個信心要夠，然後因地制宜，我們很好的把這些理念融入我們現在所在的這些因緣條件。其實只要我們盡力了，孩子感覺得到的，家長感覺得到的。教育不是說他學了多少，這些外在的數量，是我們的真心有沒有感動孩子，有沒有感動家長。

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然後也祝大家明天週日愉快，多陪陪孩子、陪陪家人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